承晉齋積聞錄

承晉齋積聞錄

古今法帖論

亳州梁巘聞山甫著

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其文為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兹焉是寶十六字在汲縣北十里比干墓上碑石殘斷字畫失真明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里墨林快事謂道世之是寶等字皆帶有篆隸之筆其為後人妄作也無疑況云封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來人所為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生後世之仰歎而為之點飾也余所收銅盤銘一紙乃周室所頒銅盤與比干銅盤異字數亦多係後世新出土之物真周寶也

漢魯峻碑隸書用筆沉着不涉離奇唐隸多本於此可學者也
有碑陰亦隸乃當時常人書且又相傳碑為蔡中郎熹平二年書
漢郭有道碑書全碑相傳皆為蔡中郎書
岣嶁碑後跋釋文糢糊不清隱隱有何致二字者乃原碑後釋文
俱全者乃翻刻也
漢孔羨白石神君上尊號魏受禪諸碑峻勁道邁轉折皆方鋒
稜俱出開唐人八分之門亦導歐李之先路欲知古人生辣横樫
皆非無本而然也
皇象吳大帝碑似篆非篆似隸非隸其峻勁處上尊號碑不能
及也

索靖出師頌草書沉着峭勁古厚謹嚴歐書多脫胎於此又當從闊處悟闊當收緊處仍有收緊不令鬆懈索靖月儀帖淳化帖中有之甚佳索靖出師頌縱橫平豎直鈎挑剔一無不至吾等學書以此為主集則無失矣右軍十七帖亦此法

隋開皇蘭亭本余曾見一翻刻者筆意蒼固頗有可觀昔人謂是智永書然其筆意不甚似也

唐太宗詔供奉官趙模諸葛貞湯普徹馮承素四人臨摹禊帖各有本頒昔人謂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二者兼有也

蘭亭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本以蘭亭真本臨摹最為逼

真太宗處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

國子監蘭亭大約趙模諸人所臨雖不及歐本而筆力清挺亦非後人所能及

上黨蘭亭圓秀處有永師俗施筆意自是唐臨本思翁若傳會定武謂峻勁遒媚然勁遒有之峻則未也

又云加於穎上此論未公吾不憑也而帖自可寶定武穎上而外當數

此本跋蕭景雲上黨蘭亭本

今之東陽蘭亭即當日薛紹彭所損天流帶右五字之原石瘠本也今之定武肥本即當日薛紹彭翻刻塵人云肥本南渡後爭重蘭亭人因翻之又翻以至於今者也東陽本古厚圓勁的是歐

書定武肥本闊架雖具而鬆軟無神乃世人多以肥本為真定武
而寶貴重之不知其為翻而又翻之假刻也及東陽為真武定而世又不
知之弗為寶重其亦葉公好龍見真者而反卻走耶
東陽蘭亭原本明時出土至明季石缺中有天斷文數道刻下假
定武本有細斷文而無天斷文乃從南渡後之覆本翻出者但翻
之又翻而其真愈失矣闊架雖具而神骨不存矣
東陽蘭亭中知永和九歲春初會稽陰歲崇茂嶺一觴詠懷
視娛信可樂與懷所形靜所猶能懷於盡興感能於懷固誕
齊由列懷感諸字何等圓渾古厚遒老堅勁真非歐公不能書
世人好定武覆本而不知此本之善豈知書者哉即前言學蘭亭

者夫且不知此本之所以善又烏足與言禊蘭亭哉但筆意過嫩
知向之諸家稍短于及右軍此耳
定武本宋中葉始顯於北南渡時其石失於揚州士大夫遂家刻
一石理宗御府所藏至一百餘刻其一時競尚可想也此刻骨氣勁
跋紙色亦舊自是定武舊派可寶也
蘭亭三種第一類上本也石金本難得而肥本為尤難見存碑石
數十字畫若絲髮形模不完何論神韻直駿骨虛稃耳也不較
他本獨肥約係初搨猶見河南真面目第二亦諸本張跋為定武
非也風神蕭散較類上尖縱勁處亦略遜而所見諸別本俱在其下
紙墨俱古首尾有襍瑕清賞及紹興小璽真跡曾入高宗御府

第不知於理宗一百一十七刻中居何等集思世無二本第三河朔起
草本東坡題跋云予由得之河朔者也行草參大令筆意圓勁可
愛行筆間有誤處知從至游齋等字皆經剔拓御本爾耶要是世
間不數見之物洵可寶也辛丑夏日跋蔣立庵太守蘭亭三種

右蘭亭三種明汶陵張大司馬文度所藏數傳歸其鄉羅生己亥秋
羅應試江寧道出壽春書院見訪出示三帖其中一帖羅持傳跋定武
之說甚堅余曰歐與褚豈有一毫相似處宋搨褚本自是至寶何必
定武羅索價甚昂余以二十金購之不可後頗惜之辛丑夏立庵太守
專人持此見示展之即羅生物也物各有主信哉太守故清貧琴鶴外
無長物然囊中得此可謂不貧矣又識

黄庭經墨拓頗工然自是一種楷書耳此宋本穩重綿密神骨自爾超異

停雲館諸刻實祖此故是神品跋張猾來黄庭本

吾生平所見黄庭無有好過張猾來所藏之本圓厚古勁非趙猾所能及右軍真跡也吾有一本文約從此翻刻不及此刻甚遠然高於時下所行者數倍亦可寶也

昔人謂頴上蘭亭當是右軍真跡為蘭亭第一本此據其所好者言之以余觀之頴上本得右軍之丰姿而骨力自足不及東陽本然除東陽外亦當以頴上為最其瘦硬處自非他書所能及也

玉枕蘭亭從東陽本縮出走作處甚多然其硬處頗佳字雖小是唐人筆意

蔣立庵太守所藏穎上蘭亭肥潤以近今本較之則瘦削無神如出兩手

河朔起草頗類葛氏蘭亭而又自有別趣不知於宋理宗一百餘種居何等集然已開趙字之門矣

吾所藏蘭亭一本筆意圓勁不知何人所書細玩非後來翻刻大約諸葛貞趙模等從右軍真跡鉤摹者亦非彼等臨書彼等尚無此本領也較東陽本遠自然些

國子監蘭亭瘦勁橫筆皆輕是唐法也非趙字可比趙則痴肥矣

東陽本觴字遒勁有力他本不及然太纖懈

近日胡太守親潤重摹玉枕蘭亭刻手不佳頗嫌過弱然猶勝

陳子文臨本也

孫錦江所藏潁上碑本黃庭所見數本皆不及此蓋小字亦具飛動之勢與世傳文本迥別吉光片羽正自可寶

東陽蘭亭肥本佳流字一鈎挑起樂字拗不可言使吾輩積世學之恐不能到此神化也歐書到此可謂無上神品縱皇甫碑亦不能及

東陽國子監潁上上黨四種蘭亭最佳者然皆不及東陽即定武瘦本遒勁渾穆冠四種之首潁上空靈動宕姿態宛然況於定武國子監近乎東陽而遜其渾穆上黨近乎潁上而圓美溫潤別具一種筆意凡遇此四種皆宜收買不可錯过

黃庭經字圓厚古茂多似鍾繇而又偏側取勢以出丰姿

黃庭經字策經較道德經更古

快雪堂樂毅論後尼字一直豎下者乃原搨一直直下者翻板也

樂毅論後跋稱遂良貞觀六年跋也楷遂良貞觀六年未為中書令此

直署云中書令河南開國公則知其為託名矣且後跋字與前論字

皆一人筆意則知其為唐人書非右軍書明矣然以唐人摹晉人之真

本願甚高致其字自佳不可廢也

樂毅論較黃庭經易學是雅俗共賞之字其字甚清健遺教經是集

黃庭經字雙鉤上石非右軍當日書也不及樂毅論遠矣所以黃山谷有

樂毅論勝遺教經之語

世傳右軍小楷數種雖屢經傳拓規模尚存筋結體微逼先有

褚太傅道意退翁賞鑒家細題此帖宋思陵所刻當必有據第墨色紙色俱不甚古豈舊刻而揭出後人者耶抑又經翻拓耶或真帖為人易去而設負真耶姑記於此以俟識者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下浣

晉字如東方朔畫像贊便可學

道德經字吾向所見者乃右軍書後有褚遂良跋今復見一本前署子昂名字體與前本無異骨氣峻嶒酷似樂毅論而較勝於閑邪公蓋閑邪公雖玉潤珠圓而字體略區闊多懈筆此則不爾也但不知何以從屬子昂耶書豈子昂之所臨耶子昂生平他書亦無此縝實

曹娥碑手姿翩翩與畫像贊筆意皆古但畫像贊寫來猶有唐人氣格

右宋搨十三行也玉版以神韻勝此本以沈勁勝各盡其妙停雲館曾模摹以入石而神骨不似王元美所謂雖極摹搨之工不離元氏故步者也觀此乃見廬山真面目跋張偕來十三行本

寶晉齋中洛神賦字體多左讓上而右拖下多長取斜姿其結構亦遒緊趙字自此中出董思翁謂其筆意逍遙然亦間有雜以俗筆處則不可學

黃庭經字體之選其大小選其小頗有古意

道德經後署子昂名者不及署右軍名原本此碑定是唐人所書假以右軍名字子昂嘗致此經後之翻刻者遂以為子昂書因易入其名焉耳

此宋本千字文也紙墨俱化古香可掬形神完美妙在於肥生時一字值千萬此搨故當與真跡同寶跋張偕來本

吾向收宋搨智永千字文原屬賣帖賈秦指崖得自揚州蘇陸氏者其子持示余余以七十金購得之

吾收宋搨智永千字文一本黃山谷墨跡手卷一件俱歸張偕來今悔之晚矣

向見一黃庭經內靈根堅固志不衰固字遺落添之於旁其筆意瀟洒圓渾的屬佳本余將十九金購得因張偕來頗愛遂讓之後屢見皆不如此本

吾收固字旁添黃庭本乃從張偕來所收原本翻出者而圓勁蕭疏亦可寶愛

右軍黃庭原本字有緊處有疏處無不各極其妙

玉版十三行有肥瘦二本近世又有揚州之新翻本非見閩藩臺所藏原
搨瘦本揚州之新跋云三百金所購想其翻本即祖此也吾家有肥瘦二
原本皆極佳以之新跋例之當值六百金矣
瘞鶴銘字結搆多敧〻看去似從童不善書者所寫而來之
蘇東坡黄山谷皆本於此蓋取其丰姿飄宕也
瘞鶴銘未經後人剜洗之原本字雖多有殘缺模糊不清而本色精神
可愛其經後人剜洗者字畫較清而神氣不存矣
瘞鶴銘未經剜洗之原本其字清楚可認者六十餘字
瘞鶴銘古人寶重而贊賞之者取其神骨不必取其體貌也然舊搨本結
體已無整齊者想疑後人所洗初刻不應如是耳原搨中篆銘事五前

周五字佳篆二則 周王字有篆體意

始興王碑額數字梁代人書穩適謹嚴遒勁腴潤兼歐虞顏蒙之長若得大碑就此字佳何如也下截碑文字模糊不清筆意亦遜此額碑在栖霞

舊從周碑五代梁主瑱貞明二年勅張建書頗類唐人筆意向來論法帖者俱未言及余今收得一本中間大段殘缺

龍藏寺碑字頗佳魏李君墓志字古其石新出二帖宜急收買

張猛龍碑最佳急宜收買

智永千字文碑跋下有種方綱蓴壽民刊字八字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墨悲絲染詩讚羔羊夫唱婦隨之闕文曰亞嚴與敬之字缺末筆

紙色俱古而體更豐研腴潤此宋搨也

敬善寺碑無書者姓名疑是精人書筆意類褚河南豈河南常學此耶

智永千字文真書其散熟有意趣其緊者圓靜平和若不着力然此等境界最是難到

玉版十三行原刻筆畫多歪斜快雪堂所刻極平正形體具而神骨不存矣

十三行字勢皆拖開

唐玄宗鶺鴒頌遒厚生動頗近率更季海其頓往提空處得褚趣開米之門

虞世南東廟堂西廟堂皆翻揭而東廟腴潤西廟勁健以余論之東較勝

龍門三合龍記褚河南中年書平正為健多參八分筆意其碑額字最佳

褚遂良倪寬贊趙子固極贊其美然看去筆畫多油滑不如聖教之健宜乎前人有以疑且議之也

三合龍記筆意本於歐何嘗不佳然終嫌其鬆散處過多是以不願學也

唐世婦人書惟武后昇仙太子渤海房嶠妻高氏彌勒佛頌式種昇仙太子碑筆意本章草碑邊旁楷書乃薛稷字頗佳

封祀壇記石淙序石淙詩記皆薛曜書最佳急宜收買

封祀壇清勁瘦健與褚河南同法而字體多長筆意開闊柳誠

懸法門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看去道勁然刻手粗躁終不及鴈塔空靈圓靜也或云郎一本而兩刻之故結體毫髮不爽

宋搨九成宮多寶塔皆肥滿有腴潤之致

舍利記歐陽詢小楷道健而勁沈着結體嚴正向來論書法者皆未言及余曾收得一本疑是從穎帖中摘來辛丑春於胡里仁明府處見秀發軒帖多晉唐人小楷舍利記其一也

化度寺歐陽率更貞觀五年書九成宮貞觀六年書皇甫碑大約貞觀八年九書碑下截不缺九十餘字乃佳搨也虞恭公貞觀十一年書

歐碑惟九成宮皇甫虞恭公尚是原搨餘皆翻刻也

歐陽率更亦善隸書然不及漢隸自是唐隸一種耳今章邱縣有唐房彥謙碑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結構多不穩當而力量精到幾欲突過其父比乃學化度寺非學九成宮諸碑也

道因圭峰知此結體何嘗非唐碑中之森森者一較大致飄態百出并無穩當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唐歐顏柳褚李諸公緊緊入扣在在穩當所以稱大家也

道因碑結體雖不穩適而其瘦勁沈厚處自非圭峰所及

多寶塔乃顏魯公之最初書顏家廟乃魯公之最後書

顏魯公祭姪稿停雲館戲鴻堂餘清齋所刻皆有而餘清齋刻為最

徑停雲戲鴻俱不知也校爭坐位稿易學

顏魯公中興頌字齊整宋搨字畫清瘦其精健處斬金截鐵近月崖石經後人衝洗字畫較肥而精神髣髴此帖當初難經人所洗轉不如今日之甚耳

顏魯公八關齋字平正

顏魯公廣平宋文貞公碑并碑側皆魯公暮年書搨本頗少

顏魯公茅山李元靜碑古雅清圓帶有篆意與元次山碑相似古香去極散極拙多不見稿而其筆古意可掬非畫像讚中興頌所可及

魯公字到李元靜碑已古然氣味尚單至家廟碑則古而厚是金天王中年書筆意清潤亦不及其古厚

顏魯公干祿字書顏徐乃中年書

宋搨多寶塔清楚有鋒芒筆意圓厚可愛今搨痴肥鋒芒盡失宵炭秃字耳

顏魯公家廟碑魯公極晚年書此碑之後唯題像一碑而已曩見董思白臨平原裴將軍卷極偉雄奇較平時書頓長一格余收顏帖二十餘種獨無此帖壬寅秋寓壽春有持此來售者展卷驚絕欣然購之而顏書遂無不全之憾矣後古柏行乃金時任君謨書龍巖嚴具字也不知者以似顏書合裝於後故為辨之

魯公李元靖元碑已碎近今不易得

顏魯公碑帖所最難得者宋搨中興頌原搨麻姑壇

顏魯公八關齋乃唐末翻刻雖字大不甚走作而終不為佳顏魯公多寶塔猶自勝於碑至郭家廟便長瘦有古拙意多寶塔整齊字如真清楚者乃宋搨也

魯公畫像贊其骨從歐出而結體則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滿格而正不使行間留餘也夫展促方正大小合一務期滿格此即顏法也

顏字如郭家廟臧公神道畫像贊元次山八關齋中興頌大小字麻姑壇諸碑皆勝於多寶塔

顏魯公殷夫人碑石墨鐫華金石文字記皆不載惟金石錄有之

小字麻姑壇昔人謂非魯公書皆欺人語不可信也

計魯公書多寶塔後二十五年而書元靜碑又後三年而書家廟碑

一人之書經二千餘年其進益便如是

柳誠懸元秘塔碑前明時漸剝蝕有秀州書仲經者從而洗之致其字本來尚瘦因鏟洗而筆意遂肥後剝秀州書仲經觀六小字若無此六字者即未經洗之原搨也風神迥殊

柳少師馮宿碑謹嚴古秘塔碑用筆剛勁而其體寬綽有餘

柳誠懸符公碑與元秘塔同一筆意而結體較緊斂世傳柳少師書本出烏形今少師書傳而烏形之書不傳矣

沂州普照寺興造寺記金人中陶仲汝義巴比仲采柳少師書四開拓剛健所逸於元秘塔者互道康耳第少師平生碑版無此大字當日未知從何處集得如許多字也嘗疑蠻摠搨爲之然莫可考

李北海雲麾碑萬井序字後風字實職三字清楚者乃舊搨也較近今本精神旺健較勝碑額篆書甚佳

北海雲麾碑近歐以其體方也吾人亦因以其近歐而學學之雲麾碑通體逸筆有天馬行空之概知善作大字者本乎性靈純是天分使然

北海雲麾將軍李秀碑較李思訓碑更緊有王大令筆意今碑止存二柱礎雖殘缺而神韻自在可寶也

北海麓山寺碑雖經鐫洗神采已非而骨格堅勁較雲麾爲勝明前仲蔚已言之當以雲麾法參之耳

麓山寺雖失本來面目而其力量結實處自非蘇靈芝所能及

麓山寺後雲麾碑十年而出骨力尤厚如帖中米字真楚始麓山宗

師蓋為新盤賢等字皆纏擾趙松雪全師北而進香媚所以不能及也碑
在湖南近日殘壞為後人所衝洗字畫有滯處如見同響字之類是也然
而真神尚在至翻刻一種規模雖具而神骨全失矣
雲麾碑北海中最烜赫者刻手精工雖殘損甚多其一二清楚者肆勢
完足真有干將莫邪莫與爭鋒之概東林寺婆羅樹諸碑已經模刻僅
有形貌而精神不存矣
雲麾碑尚飄至嶽麓山極沉著矣
大照禪師碑李北海書石刻不見於世其雙鉤硬黃本不知何時流入日
本國明萬曆年間出使海外者自日本購回我
朝康熙年間上石碑在大內余向讀書江寧鍾山書院購得新搨

一本墨氣鮮艷精光射目而字體端嚴遒緊較雲麾碑更勝惜刻手不精略失之嫩然而規模俱在氣焰不泯終身羞强人意余自得此本後不復再見蓋希世之寶也

大照禪師碑李北海晚年書比雲麾碑更勝惜刻手不善字多有弱處如兩字之類是也然具本底紙知得原本墨蹟值錢無算矣

學大照禪師碑字如登山學雲麾碑要有風神麓山寺碑用筆太过字體多歪臨時須留意

李北海法華寺碑翻摹較娑羅樹碑翻拓精腴而失之过弱正複相似不及麓山之照二碑遠甚蓋麓山碑經後人所洗其沉着剛健處自在大照刻手嫌弱然一二遒勁之筆儘覺羞强人意至法華娑羅二碑神骨

全不存矣

北海荊門行者昔人以為集字航遺銘秦借崖有此石乃從他帖翻出

張從申福興寺碑較北海麓山碑結構緊些

福興寺字體多歪結構亦不盡穩

福興寺較延陵季子碑氣魄骨力更勝

福興寺與李北海麓山之間拓無王縉忠嗣碑蘇靈芝田公碑之穩適而氣魄骨力遒勁剛健峻然可畏

福興寺筆意間有似徐季海者致其體畧扁硬處又有似實際寺際寺碑福興寺尚未到靈虛功夫其用筆多生處生拔強僵硬學者將來把字寫僵了然其骨力勁實無一筆弱的

福興寺碑具蒼緊遒健處實有雲麾所不及者

福興寺間有似瘞鶴銘者從中之剏不慣行書故真楷字皆佳其參以行筆者俱生僵且當時刻手不精又經年久是以字多漫

張從申所以不及北海者從中一味生硬北海已歸柔和即嶽麓山寺有過硬處亦復衝洗之病非關本來面目也

福興寺間有似瘞鶴銘者後脫此一條

張從申福興寺如瘞鶴銘散處甚多而一二緊處寔寔可學但結構不及不空和尚碑乃其中年書不爲到家

福興寺碑近是學王此帖急宜收見然今其石磨滅只剩張從申書四字

是因廟宇傾頹石在風日中日漸山崩圮是以字畫無復存者

張從申李元靜碑筆意學聖教序亦顯瘦健然不及福興寺之遒勁沈
著

原搨延陵季子碑力之筆澤今翻刻規模雖具而神氣精折單弱無
復沈雄之致惜原搨難得所收者皆翻搨也

延陵季子碑從申大歷十四年書其文則蕭定所撰碑在丹陽城六十里延陵
鎮又鎮九里吳季子祠中寫碑版知張從申字實實皆得往從申兄弟並
工書當時號四龍然從申傳而其他書不傳者想不若從申也

張從申福興寺碑用筆極窄而厚皇奮勁處崢然可畏如能作者
本乎功夫純是人力所至

昔人謂懷仁集聖教序乃懷仁書非右軍真跡此語未免太過懷

行尚無此本領也特此碑當日從衆墨跡湊集上石而真跡絶不見於他
帖為莫解耳

聖教敘雖湊集而成之勢氣已貫穿然亦間有不貫處聖教序字結
體皆變板為活然亦有過鬆飄處不可學當學其謹嚴處

昔人謂唐三藏五十三歲卒歿時誌碑者以其壽從歸為六十餘歲夫三
藏身歷佛國所取經文可謂有功佛教者而竟中壽之不能享則佛教
之無益於人可知矣然以附於王右軍褚河南之字而其名永傳元奘亦
幸矣哉

聖教序首署藏晉右二字中有疑字三奥字傳字清楚者宋搨也又考此
石明萬歷乙卯地震始斷無斷紋萬歷以前搨也看能無疑然疑字無

斷剝便明初搨後損疑字斷佛道崇虛道字第二畢字有黑墨暈點隔斷者原搨一直通下者翻刻也又林郎文字看似文字者原搨竟成文字者翻搨也

翻刻聖教序其張幅乃狹的費者多截闊另抵束之故驗條子聖教

半截碑集王右軍書明時出土無宋搨亦無翻板

余所藏半截碑得自姚以和以和在汴梁市中百錢購之後有汪容甫跋言在揚州最久題跋亦最多此本大抵揚州物也較近今搨本肥過數倍精神奕奕寔屬可寶

唐人雙鈎十七帖明邢子愿刻之於來禽館帖中無宋搨得此本是宋餘清齋中所刻亦是從原本鈎出然不及來禽館刻多矣刻此帖之

鋒手圓高低當日亦間有之作於字失之硬處

臨舉鈎十七帖筆致圓則無其健筆致健則無其圓

澄清堂合十七帖皆祁子惠刻其石至今亦無當時致甚是寶重余曾得一本乃香墨搨其刻瘦健可愛間有一二筆轉折失度處然其佳者政和初脫手書也

十七帖乃唐文皇購右軍字之尤佳者而裝成卷軸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名觀帖中未禽數真字頗似瘞鶴銘　則瘞鶴銘爲右不虛也退火書也

吾收所收徐季海不空和尚碑搨墨過濃字畫豐瘦今在山東見王雲肥而神足佳搨也至所書之大證禪師碑較此碑稍肥近月字多濃然其清楚者亦正與不空相似

季海不空碑石有斷處缺二十餘字余向見董文敏公有臨此碑全文因取添註於旁文遂無不可讀者

不空碑規矩準繩秘過張從申而其硬處迹有不及從申者於見李北海強過諸公也

季海書兩頭用力結字極穩其轉筆住筆用盡氣力一筆不放崛強拗折皆有怒張之意古人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也

蘄州都督姚公神道碑徐嶠之開元年間書筆意與殷志元衞景武公相頡頏其子與孫書頗類尚覺循蹊

徐季道海道碑其子峴書緊飭可學顏文澄禪師碑

徐浩之父嶠之其子峴皆善書世法相承亦墨林之盛事也徐季海書

較李北海火王之勁照其結實處正自相當若蘇靈芝遜徐季海遠矣靈芝字軟而多俗在庸中未足取勝也

蘇靈芝憫忠寺碑漸趨瘦健筆中有筋羅間有攔處照較田公德政夢真容則勝矣

手所收田公德政碑乃翻新者較時本多清白可認之字二百有餘

靈芝夢真容碑書中仙客名者易州原刻也署張九皋名乃後人鑿去仙客之名而易九皋重刻添改者也原刻佳

田公德政碑內多縣攔之筆不可學須擇其結構嚴正者舊拓攔筆畫清楚看去外似微弱近今碑石殘損筆畫覺肥看去反覺香原

蘇靈芝鐵像讚圓遒穩適

田公德政碑為穩練厚重遒然不及李北海東林寺諸碑之健亦不及張
從申

裴休圭峰禪師碑字祖歐致法而閒柔 柳誠懸筆意致密書碑塔銘
學褚書尚瘦硬飄逸勝於王知敬衛景武公碑遠矣

磚塔銘乃學褚河南字之類最著其時已無過此帖宜急收買

磚塔銘李文墓誌乃學褚之入神者

肅府君不知何人書瘦勁清挺硬處過磚塔銘而安適不及亦不及李
文墓誌

太房山不知何人書結體遒勁可學余收一本後有何義門跋

李府君字學歐兼褚余收一本後有何義門跋

王知敬契宓銘其體疏散不及衛景武公碑近今碑下半模糊搨者
搨其上半而遺其下半者多然可認者亦尚多字完以全搨為佳

李文墓志不知出自何人手瘦勁空靈頗似褚遂良同州聖教碑塔銘
衛景武公碑皆不及也

王知敬書多拘多版而李文墓志則雍容大方較勝於知敬

晉国公碑昭陵中最短者結體遒緊骨肉停勻惜殘缺太甚此本猶
是數十年前物拓手亦精更數十年恐殘缺者亦不可得矣

晉国公碑遒勁緊嚴較勝蘇靈芝間有數筆稍軟處所以不及歐
褚顏柳者在此碑署開元二十八年書碑版必須楷書而草書非其
所宜也人與北海同時而姓名不傳惜哉

孫過庭在唐世草書最精楷書無傳碑版亦無蓋碑版必須楷書而草書非其所宜也

懷素聖母帖圓渾古茂多章草是其晚年筆較自叙便佳蓋自叙猶極力縱橫而此則渾古自然矣

懷素母聖母乃其諸帖中之最佳者

懷素千字文間架卻老根當時刻手不精字畫多走作此本乃明時重刻愈多不是處初學者不可學

懷素書初觀輭而無力鮮不嗤為鬼畫符者細審之筆鋒着紙通身皆以全力貫注如自叙帖中固字遂字自首至尾筆力無稍懈是也蓋肘腕運力筆鋒着紙處穩然有聲若徒學其貌而乏神

胥斯真鬼畫符矣

王縉王忠嗣碑唐行書中佳者昔人謂其與李北海不相上下然終不及李其體綫遒勁而圓秀秀者多撇此得不則不撇而獨蒼勁學趙字不知學此矣

臼公神道碑執筆宗永泰元年書筆意全宗北海神貌酷似足執筆宗之在唐時名不甚顯而其書若此何唐人之善書者衆歟執筆宗為唐書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

全本同碑諸葛貞書筆意頗褚河南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因取佳

張嘉貞北岳府君碑極佳較風動碑筆意灑落更古

風動碑王士則書唐書之極大者其書不及張從申較蘇靈芝更佳

顏氏家廟碑篆額李陽冰書筆力勁健可寶也陽冰尚有數種篆額皆極佳宜求而收之

齊操大泉寺碑字體長而健

魏當陽寺八分書不甚佳收之備此一種

兗公之頌唐包文該書題魏碑筆意頗古其字畫大瘦處緣刻手不精耳

小字麻姑壇額顏家廟元次山寬綽而緊勁唐碑小楷甚少遇此碑與衣亦須買也

大智禪師碑文史維則八分書肥而有骨在元宗孝經經之上

韓勑碑近褚　曹娥碑近顏

孔宙碑近虞　鄭固碑近歐

此翁覃谿語

郭国公銘學致未至不少者甚佳其碑陰題名衆人官職姓名更不成書

孫過庭書譜講自然致尚力者皆不取

褚河南聖教序二種一雁塔一同州雁塔署永徽四年同州署龍朔三年前人相傳雁塔乃先刻同州後從雁塔本翻出者王弇州謂同州本勝似雁塔自予觀之究竟雁塔較勝於同州蓋雁塔本空靈動若自在河南本色至同州刻手不一雖比雁塔更覺蒼

勁沈着然神氣牀滯無復空靈動宕之致矣且計龍翔三年河南已逝豈已逝之人復能作書耶或者後人於龍翔年上石時添出紙尾數字耳又有謂非河南書者然細玩其筆意的與鴈塔合法非河南不能如此惟龍翔年行餘及河南名款不似河南書

道安禪師碑溫古書玩其筆意跡已開蘇長公門徑

裴漼少林寺碑額上幾十行小字乃太宗近侍人所書惟世民二字乃太宗真蹟也

李陽冰三墳記宜收

碑字極大者莫如唐元宗八分書泰山碑其次則顏魯公興頌蔡君謨之萬安橋

淨域寺法藏禪師塔無書者姓名前後有何義門跋語謂是從褚

薛中變來

于大猷碑唐碑之有名者

鄭元達書筆意類王緒

柳子厚龍城柳碣向來論帖者皆未言及惟近世觀妙齋金石考載

之字亦不甚佳

唐高祖為子祀病碑寥寥數字與子厚碣相似

中岳永泰寺碑潁川荀望書頗佳

金剛經王知敬書筆力結密爽然獨而火致不及衛景武武公碑

田頴張府君碑字弱而俗不及蘇靈芝其書在唐時亦不甚重寶

泉書賦所譏之
膽裴將軍帖字太雄毅吾竊疑其非顏書或者鉤摹失神耶有之筆
意處　有太濇處
龍光寺舍利塔碑下半殘缺失書者姓名其書可觀實勁健筆意本
歐陽詢與張從申後署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述聖記字極精近今不易得
唐沈傳師書出蔡京筆皆學之部辭掌閱其書之波於京京亦全其
學傳師書謂爲不俗之京等善書者謂爲不俗其書自是甚佳想
體度少與京等相似也而其書至今不傳惜哉惜哉
蔡京書瘦勁有别趣

部繇游公墓誌清勁而瘦有別趣

蘇東坡書知柳州羅池廟迎神詞帖直追唐人矣

羅池廟知此雄奇而能入法　碑無款文與後跋字清楚者舊搨也今搨

有款文後字跋字直穫翻矣

羅池廟健極本唐人法而變其古正本晉人韻而偏側取勢擺宕有

姿大小長短隨其結體觀其用筆多從歐得極意亦間宗魯公其秋

獨冠宋人

羅池廟字本款而勢縱亦間有似主峰者

羅池廟碑是有麻枝筆寫的

蘇長公羅池廟碑外惟丰樂亭記醉翁亭記二碑為最佳知杭州

表忠觀已為翻刻神氣索然矣

蘇書大楷豐樂亭記醉翁亭記二碑之書深刻劈寔勁健近今豐樂亭尚清白醉翁亭則模糊矣

東坡豐樂亭記字有較羅字池庿稍圓靈而氣魄之厚尚不及

羅池廟帖中水字過斂看字亦不佳乾字末筆過圓則軟而不得勢不及張從申福興寺碑中乾字爲得精極

蘇長公書豐樂記至明季碑石剝蝕僅存二十字嘉靖間宦滁州者集東坡遺書重刻於石并識其重刻歲月姓氏於碑尾矣集東坡遺墨未知更集東坡之真跡以上石耶抑即得其舊搨而重刻之之耶二者皆無可考然筆意蒼健勁跋神氣頗足較表忠觀刻勝多矣

近聞孫十洲云今搨羅池廟皆木版非石刻彼親見之是羅池廟之原石具存亡亦未可知然筆力雄勁古厚若不似木版者此緣真跡登峯造極雖屢翻刻而走其樣非蘇迹姑蘇見一本刻較肥瘦與今之肥本迥異疑或原搨比以價重竟未獲至今猶悵悵云　正陽李風逸親至廣西碑所書

近日翻刻一塊字清楚全璧其原石中斷且有剝落不全之憾石固尚在不通殘人搨取　癸卯六月丞里之鉴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昔人謂無一筆似蘇直斷為偽作然字却圓勁

叠發良新長公小字赤壁賦較麻姑壇更小精極勝於大字赤壁賦也十年

前從閩蘇閣蘇文忠公祜熙帖經進無從購得庚子妹禍雲壁刻

也以一本見贈蓋其從當塗時搨本也後有陸放翁書字有渴筆不瀟灑得晉人風韻而文忠穀帖風流蘊藉中兼有瘦硬之處與他刻一味肥腴者迥別致為佳刻

結熟懸帖中惟蘇書極佳陸翁放翁字太淺雖奇不為甚美而刻手頗精

結熟帖中惟蘇文忠公上仁宗謝表稿頗有丰姿然以坐位稿較之覺顏書厚而蘇書薄矣

結熟帖中道呂長得詩內諸情等字皆於法迷踪路時當以唐法救之

戲鴻堂中東坡黃州寒食詩帖鋒芒筆畢露神氣奕奕如初脫手書

結熟帖中歸去來辭轉折處筆筆皆似圭峰碑

黃山谷宗秀拔撇捺掩本於蘇而不及蘇之蒼勁雄渾墨竹賦瘦健擺脫

章吉老碑米元章晚年書最佳碑額之字亦極精

薛道祖刻米元章與道祖二書筆意圓勁不出於王而間有一二險峭之筆乃其本色也較勝於章吉老碑

觀米元章禮樹贊而後知元章之腕力今多翻刻余向揚州曾得一舊搨元章禮樹贊極古

米字小楷推西園雅集圖記一種最精

黄山谷戲贈米元章帖其勁岩老態皆出於李北海

山谷字本於薛曜

蔡忠惠公為有宋一代之冠然骨力軟弱不及蘇黄米三人其所書萬安橋碑字較顏魯公中興頌尤大及晝錦堂碑皆學頌書乃其佳者

蔡君謨楷書尚佳其形潦草學錦絕不可學也

米友仁刻宋高宗臨右軍十三帖乃高宗真跡筆多油滑不能勁折友仁極贊其狀殆亦頌美朝廷不得不然矣友仁跋字多取勢

宋高宗付張俊勅書多油滑其間有數札意遠筆率似無意張書者顛顛黃山谷

張樗寮金剛經五千餘字本出於歐而參以褚結體頗緊精其討巧處多不大方耳書時寶祐二年六十九歲碑在焦山

張即之金剛經字愈瘦愈粗皆提筆寫得然不能於平正中求勝古人而祇以鬼巧見奇派頭不正邪態叢出較之東坡之遒厚山谷之伸拖元章之雄蔡君謨之蒼緊遜謝多矣北宋所以蘇黃米蔡為大家而樗寮止得為名

家也

張即之蓮花經精書筆意宗歐褚閭處兼顏虞世南惜其中雜以粗筆間以草體意欲出新而所變多成邪派此其所以不得為大家也　此開山先生所藏墨跡不全本近在耽氏

蔡卞所書曹娥碑筆意多本柳少師而姿態驕蹇頗有別致然多瘦緊處亦多太飄處此外仍有所書心經一種

宋書如後唯識廨院記蔡卞書徽碑丰姿驕蹇非不足觀然筆畫間多油氣去唐碑遠甚

吳琚跋寒鶴賦後五言詩一首筆意全學米已得南宮三昧琚南宋人故其學之畢肖也

米元章滿閒堂書玩其筆意總平生得意之作即張章吉老碑亦弗逮

録碑耳

鮮于墓誌字古勁沉着輕拔鍾太傅毫無松雪平生習氣

松雪鮮于墓誌余得一本後有圓天球跋乃舊搨也跋謂昔有人獲得一碑

玩人某藏其為松雪書獲之歸天球見之因搨十紙分贈友人留一本自為

把玩未幾碑已碎矣而此本復得贈范君友人今至珍惜又云松雪自謂

平生所書墓誌惟鮮于府君為最天球何所散九本不知猶有存者否而

余得此尔遂無第二本矣

昔人謂趙松雪小楷直接晉人觀為其父之所表誠不誣也

又敎為其父之所表亦魯公家廟碑也

松雪七觀帖筆意多本玉版十三行

松雪寶雲記年款撰文至元元年書有北海之勁張留縣碑不及

文敏十札原搨肥潤圓渾今翻本氣骨軟弱相去不啻霄壤十札憲筆

二王後張嫖跋小家具有鍾繇筆意子昂道德經字整多齊

書印赤壁賦亦可觀

趙文敏泗州普照寺碑瘦健闊拓頗稍河南無平生習氣文敏碑中之

極品也

松雪頭陀寺碑獲道緊平生正不似其晚年書多習氣可學也然須以唐

人骨肉氣方不流於弱

松雪李孟勅張圖勁腴潤出入二王為晚年得意筆墨跡流傳數百年

最難其子孫能守尤難宜松雪以得見為快也往余遊六安觀頫平原棠明
遠帖於鄞縣斷處連綴揚觀開元四年姚左相告勅於其裔孫家千餘
年墨跡得以入目亦可謂三生之幸矣因讀松雪跋并識後於
松雪四體千字文雖不大佳而亦可觀　川字應是體字之誤
松雪所書蒼龍賦顏額天冠山帖其石在泰山岩處初搨精神奕奕遠
之胥字近石又搏之他之矣而搨亦漸瘦不復似初出時也
傳云羅中道松雪與中峰和尚書蓋有晉之叔和遠尺牘書皆晚年筆結
構圓以歐筋脈蟠際是從自務脫化之際然多習氣且不無油處學者不
可不知所慎也右軍帖十分殺行筆意弱滯不逮原本
秋碧堂帖中十殺行筆意遒洛神賦遒峭瘦健無懈可擊在頭陀碑

之工

近洪氏刻松雪海語晚年書也殊瘦勁而不免習氣戲鴻堂刻松雪雪賦頗類趙府君所表圖古道原全本鐘王較遒德經閑邪公鮮于墨蹟尤加縈促自然松雪平生合作也使松雪書盡如此吾復何議哉

元時鮮于樞字伯機書畫最佳爲趙文敏公一化勁敵

吾嘗見揚州監院署內堂左有鮮樞所書碑今之監院在元爲御史署碑內皆序御史之事字勢寬而圓勁大類右軍無松雪油氣佳書也特此碑在署內墨本搨甚難而世之所傳遂少惜哉

伯機大字不多見

李雪庵初爲和尚善書趙文敏公一日酒帘上書以爲勝己詢訪知爲雪庵書

如廣之朝得宣凡宮禁中匾額皆重庵手筆噫於此見前輩奬拔之美俱

足世傳李重庵有墓榜書甚佳未之見也

趙松雪天冠山帖初搨後跋字俱清楚剝下搨本後跋行書十數行略具字行

之觀明跋小楷削模糊太甚賣帖者往往將文跋割去祇為行書之接入前頁

誑以為初搨噫天冠山從初數十年耳而已殘壞如是豈肦美者無為造物

所忌耶

松雪書娥賦其書時當在天冠山前筆意與北嶽碑雲刻相似

停雲館鄧文原書臨松雪文原與松雪同時人而宗之乃知如此

停雲館康里巙編側取勢原本於柳文衡山書體格頗比疑衡山家有

是本又真跡而臨學之也

趙文敏書張留孫書碑結體多協其勢縱縱鬆懈不及室雲寺圓健

文衡山書吳公墓志高整遒勁力追唐人晚年始一意永師求之圓潤而神韻蘊藉吳西苑詩其失在遒振

董文敏公正陽門碑本李北海而參以米海岳極勁健然結構不穩大自然今書非文敏成就張司寇然今學董書者先學北亦以學董者多弱耳

董思白成道記晚年書結構遒緊而筆意多拙亦間有飄逸細按之一瘦筆書也古人於書之狀晚歲歸於平瘦淡而渾含收斂多若不經意不用力者無復年習矣

董思翁白羽扇賦晚年書之極沉着者然結構多不自適去唐人遠甚

余不敢董香光大碑板臨陰府經署墨跡冊頁一本遒勁蒼秀良可寶內香

光大碑殺不過西三種而火林寺碑亦不甚佳

思翁臨陳公神道碑瘦逸

思翁跋問政山歌跋正陽門碑是中年用力筆不及秉聞居士集聞居士乃晚年書不著力而結體遒緊

清暉閣乃是董思翁刻帖第一種

問政山歌跋董文敏所作以壽許大傅者乃晚年書開架放開全法李北海較正陽門諸碑更勝當年未經上石拔無墨搨行世余問得其黃色蠟箋紙本真跡同刻之循理書院以公同好繼將真本歸張猶未余所書李公德政碑其摹擬北海與此碑政同而結實過之第遜其自然耳

須雲龍宋景濂之書與其子仲珩公皆類趙松雪得意合作之筆而仲珩

之書尤開健擺脫為不易及人第知景濂善文章而不知其父子更善書也
傳雲麾祝吏山之古詩十九首閣帖腴古乃其平生之最佳者而刻手精微神
宛然為此帖中之墨跡最佳者也
戲鴻堂帖董思白摹刻南唐澄清堂帖精彩積拄筆意顯然較蕭府海
化不知高麗許郎邢子愿來禽館刻亦也
周秃球家何不知其何所本筆意顯歐而紫蘚多秃而萃今觀張從申福
興寺碑始知其碑版皆於此也
周秃球書有過僵處皆著實故其碑版雖有不甚傳文衡山雜碑板亦甚少
其見者有蘇州府學記亳州薛考功墓碑學記行之墓碑八分二種而已
戲鴻堂初刻木板燬後又燬遂以初搨上石今之所傳石本者皆翻刻也

思翁輒常不得於鄉人鄉人焚其尾屋木版之被火以此

寶鼎齋所刻皆董文敏書刻手不精規模神氣俱失帖之最下者也惟臨

樂毅論有唐人筆格非平日本色書

名人書法論

王著淳化帖中集之內真跡摹勒上石內多雜偽帖而刻本亦肥後潘駙馬

復從大內真跡摹刻視淳化中偽者多摘去之刻在絳州前人評云足證

淳化肉勝於骨之失然瘠馬翦骨又未免失之瘦也至若潭帖鼎帖諸刻則

翻淳化及而不及者矣

淳化初刻棗木版版有斷字處以來銀錠扣之搨久則銀錠紋見露紋工後

賈秋壑得原版淳化重摹上石并其銀錠紋而亦摹之其初搨甚善然後

復有康翻刻秋壑本則亦差損矣

淳化最佳後知潭絳諸帖多自甚多有從淳化翻刻者有翻而又翻者

亦有從真跡上石者然皆本淳化以為宗不能過淳化也

寶賢堂不及淳化豐腴而挺勁過之淳化之健不及瀅清里靜觀堂餘賢齋二

家皆不甚佳不及寶賢晉齋寶賢堂停雲館諸刻

近日知得初刻秦本淳化初刻初搨肄帖雖一本可值百金前明肅藩王所

翻淳化及翻刻之佳者

淳化之觀帖中所載王右軍真跡其體旋而從多直偽作其體順而直多長

然積之穗適瀲燥之致致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後之窮盡能新事皆無能

適然極圓潤渾蒼勁又極瀟洒生動淳內司十七帖宋為宗刻刻手粗

多失筆意無骨氣勁健無軟弱之病較唐人雙鈎本行世為久而次序亦異
予曾收一宋搨本宋搨當之給宝晉齋刻王大令洛神賦與世傳十三行不類
思翁疑本龍眠書亦無確據又謂多雜後人筆意意指松雪宋人豈得預刻
松雪書自是松雪臨學之耳
寶晉齋宋帖之最下者不及快雪堂
淳化閣淳化年者為舊搨紹興年者此後之翻刻也無萬歷年號宋搨近
不得可得有萬歷年號而字肥者乃明刻初搨至後來搨本字瘦神力不
全皆不及也　右軍之第八本佳的多六七本多偽作
觀淳化閣帖須知得真知超得一點真味須知得腴潤之妙處人雙
鈎十七帖澄清堂法帖皆邢子愿翻刻及肅府淳化閣各有妙處

法帖中惟聖教序九成宮翻刻最多

淳化閣中所有諸名帖皆不及別處碑版唐太宗字別處碑版皆不及

淳化閣中

肄帖肥本酌往返來皆翻刻無原本若得原本乃宋搨也

智永千字文有規矩十七帖有氣魄然究竟不知十七帖固較十七帖略

軟

觀淳化閣中唐太宗字逸氣遒勁其比本頗無怪其畢肖王大令也

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正欹側各逞體態無非其自然至唐人顏柳設度則翦

截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欲得其骨度得其圓襟得其風趣

汝帖刻清挺少風韻淳化閣風韻少清挺汝帖十分中無九成宮聖教碑

三筆

漢隸莫佳於校官碑張遷碑乙瑛碑隨稿莫佳於智永千字文今世所傳樂毅論黃庭經褚帖皆不如千字文

漢魏碑如校官張遷鄭固孔廟尹宙禮器孔羨乙瑛孔褒衡方曹全郭有道白石神君魏受禪上尊號九疑山吳天璽此謂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諸碑皆最佳者凡遇此本急宜收藏孔羨白石神君魏受禪上尊號諸碑峻勁遒逸精折指方鋒稜俱出開唐人八分門仍漢人八分神韻渾淪有飄逸之致魏人八分則峻勁遒逸力追精刻新金截鐵骨凜然孔羨等碑峻勁處開歐李之門孰知古人生辣橫撐皆非無本而然也

漢魏五代碑其種類多不見即宜收　若殺張遷礼器諸碑得宋搨亦

復有餘金與宋搨聖教序同

淳化閣王右軍字其形色短而古厚圓勁多無常章草是其真跡其偽作特折千圓筆意不復雅油滑直可棄耳

淳化閣右軍之偽跡多智永智果及唐人所作亦有雜所之書者

淳化閣右軍字惟十七帖較分外然也

淳化閣近有割去頁尾八分書而僅存篆書者乃偽充原搨也

淳化閣王右軍字一味圓而飄者乃偽作也

大觀帖行間錯落與淳化小異而刻手極精而不跋予得此帖於江南極難覓

本所見本皆翻拓矣

唐碑皆從魏碑中出

草兼篆籀如懷素是也而右軍之草書學之轉多折筆間兼八分楷兼八

分如歐陽詢褚遂良是也而智永虞世南顏真卿楷皆折作轉筆則又

兼篆籀以此體多見虞永尚難拘淳化閣中虞世南真書似從廟堂碑墨本來

求搨懷仁聖教序鋒芒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剝落鋒芒俱無看去又覺

蒼老無等臨其字須復要鋒芒寫豈不可知今人止學其禿也

靈飛經乃渤海藏真帖中最佳

褚遂良書全將筆提空固是難能然終覺清浮不甚沉着所以昔人有浮

薄後學之譏

唐大家名家兼行楷而復能八分者唯歐陽詢徐季海純如虞伯施柳誠

懸顏魯公李北海褚河南諸公未見其有八分是行楷乃諸公之所長也人

苟欲精其藝以傳世須取其所長而用之

楷書中帶篆法者平原之元靜碑家廟碑楷書中帶隸法者如蘭臺之道因碑

鬱岡齋中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唐人懷琳作非右軍真跡懷琳好作偽帖此書多章草本智永千字文及孫虔禮書譜故筆意顯古非趙子昂祝枝山諸人所能及

張書過健勁一路故行書多生此歐陽率更之行書所以不甚好看也

褚遂良晚年書摹黃庭如雁塔聖教便是

蘇靈芝書之勻穩圓結不及張從申之健

右軍書畫像讚寫多猶有唐人氣格

顏魯公作書不拘字之大小畫之多少俱撐滿使與格齊而古意已失圓形寬懈終非正格也

歐陽信本化度九成二碑於是變王書轉處皆圓至皇甫則脫盡右軍蹊徑全是自己面目虞恭公公則又加緊矣

顏魯公晚年書力脫右軍蹊徑

家之結構最穩者無如皇甫至若道因圭峰諸碑單看非不極佳一與皇甫對看則結構不穩者多矣

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李邕徐浩皆第一等書也

李北海雲麾碑橫逸已極樂在太偏擎宗白公神道碑其書而斂以端正初觀與北海無差細閱之因端正而反不得勢無北海一段橫逸之氣

則其弊又在不偏昔人謂為右軍書似斜而反正董文敏一生亦多用側筆

則書家偏側之勢自是古人一種道理

小楷和之房山李文墓志碑塔銘游師雄墓志四種皆登秘品後來文衡山輩

不及也

快雪堂帖刻手極精風致宛然於眞蹟無絲毫損處其石在涿州近聞已

進貢若見原拓急宜收買

九成宮刻手甚佳皇甫虞恭公刻手俱不及

褚本蘭亭得右軍之趣

黃庭經字圓潔古茂多似鍾繇而又偏側取勢以見平安而且緊極

顏魯公李元靖碑書之最佳也

圭峰碑全宗歐陽信本而攝縱更盡其勢間參一二筆鄉法唐碑中之可學者也

顏魯公中興頌未經翻刻黃山谷中興頌詩前人謂其已經翻刻也縱未必盡翻或者字畫間有微泐耳

趙子固謂化度醴泉天下楷書第一化度原刻已無孫退谷消夏記載某宦于發過寺見碑歎為至寶及歸啟物色之則寺僧以為石內有寶已碎之矣今何從傳拓本翻而又翻似木板黃庭不免痴凍蠅之誚墨林快事所謂今其峭拔獨立之神漸化為穩重綿密之色者也此刻瘦硬處尚見率更本色較所見本何啻十倍加而間有一二筆嫩又刻蝕處周含通有幾亦不似自然破損仍未敢定為原搨也

竇泉書作述書賦讚於世今觀其所書景昭法師碑筆意宗晉人而本領功候俱未造極不足深論其殆心知其意而不少果精其事者與

張從申福興寺碑中第二等書

李北海書以力勝麓山寺碑尤其得意者惜經鑱洗已失廬山真面而氣骨自在王鳳洲謂猶足頡頏眉山是與良不誣也

褚河南房元齡碑字不如雁塔聖教之清逸駘宕而且字多模糊碑在昭陵近已難得

人謂王縉直闖趙松雪之門然縉書自是唐人間架不似松雪多習氣也

書賦謂王縉書與北海齊名北海何可易及要其結體遒緊筆力健拔自是徐季海敵手蘇靈芝輩拜下風矣王知敬書結體本之河南參以率更之道伯施之腴而斂更之弱何以亞於諸公也

停雲館樂毅論有古意較勝快雪堂刻

停雲館華陽隱居入山帖瀟洒生動別有姿態御識懸寶學其筆意

沈傳師書有名於唐而世不傳宋蔡京部雖筆常宗之合觀蔡部二人書知沈氏亦本於此矣

停雲館萬歲通天帖爲此刻之冠

停雲館李懷琳絕交書從真蹟上石刻手佳而精神奕奕儼可觀鬱岡齋亦從真跡鉤摹而刻手不精遂多滯處

停雲館孫過庭書譜鉤摹不佳筆意弱滯不及揚州安岐刻從真蹟上石精神百倍也停雲館顏魯公祭姪稿蒼潤渾腴厚筆意宛然刻較餘清齋戲鴻堂者勝從摹乾書頗遒古韓乾書流傳最多祇此種而即緣是以得名楊少師書雖體怪而有別致

秋碧堂陸機平復帖他刻所無董華亭跋為真跡予觀其筆意頗類衛瓘而當時實一退筆書魯公之書祭姪稿正與此同

秋碧堂顏魯公官告竹山連句二帖米元章蔡君謨董思白跋官告為奇古蒼岩然觀其筆氣雖具而稜處甚多已殊不愜人意、竹山連句通體筆力不佳而鈎剔尤弱昔人亦以為佳何也又按魯公晚年書每近拙有學取拙之意若篆之顧古厚元靜瘦挺其妝自屬有因茲觀此二種太懈矣

不知多寶塔之平正穩適差強人意昔人縱極推崇事亦不敢為佳也

唐元宗鶺鴒頌損提空處得褚之遂開米之門

濡化大觀輩帖三種最佳若得宋搨皆值千金

顏字不及褚字瘦勁褚聖教序全是提空筆寫得跌宕隨便其字體長短

寬狹尤為近古顏多寶塔結盡心攢促團整齊格開後世纍足之門王元

美已識之矣

多寶塔為魯公中年書及七八十歲倒留數方青來更覺古拙異常

孫過庭書譜字尚自然故用力者彼皆不取

歐陽詢本虞恭公碑比皇甫碑更勝皇甫字尚矜持虞恭公更緊此碑前人

無之之其有全搨者不知自何代殘壞必非元明以來之失如謂自元明則

全搨尚可得也近今如能得全搨真寶物是

唐碑行書始數李北海雲麾碑王縉蘇靈芝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氣生動通身貫註注裴休所謂書中仙手者也且有英雄蓋世之概王孫等如戰鬪者只顧得身耳

北海書縱橫而整齊

虞世南宋國近歷元尚宣知旨示

歐陽皇甫虞恭公二碑是一條路是自成一家精其用筆用意折折處是險峭處是險褚字瘦硬而沈着然是自各成一家之極品

褚字勁處即其輕飄處

唐行書最妙者李北海雲麾碑顏魯公坐位稿李是從王出顏亦從王出

而另開境界

魯公東方像贊具骨從致出而結體則屢從方正大小合一滿格則上下使行間稍留餘地是屢從方正大小合一格期滿格此法顏法也是碑乃魯公中年書全讀用力較勝多宝若家廟碑乃晚年書則静穆有古意偏側取勢用帶篆法

唐人書多碑版凡碑版有格必格取格之齊故排兵布陳方正端嚴而法勝焉

論王知敬字多遒處雖北海不能過之然其用筆矮不及北海開宕流逸有天馬行空之致至若蘇靈芝字亦沉着然尚肥滿又不及王知敬之蒼秀矣

唐初字尚瘦硬如歐虞褚皆是故工部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至玄宗字肥

真顏魯公徐浩王縉蘇靈芝諸人字皆寫肥了魯公字至老年始瘦王縉字開
後來趙字之門
碑版如王右軍之聖教序半截碑智永之千字文虞世南之孔子廟堂碑歐
陽詢之九成宮皇甫碑虞恭公碑遂良之雁塔聖教同州聖教房玄齡碑薛
公主多寶塔元次山顏家廟柳公權之元秘塔苻代公神道李北海之雲麾將
軍麓山寺碑孫,悟之不去尚,和歐陽通之道因法師裴休之圭峰禪師王
縉之王忠嗣碑蘇靈芝之田公德政碑憫忠寺及芝 國師皆法帖中必不可少者
半截碑無假的　懷素書不及張旭
古名家論字只講氣骨神韻蕭然古淡故顏字取郭家廟元次山顏家廟
廟李元靖諸碑之古而於多寶塔譏之俗吏書以其不近寫相符予甚因

進耳然自不易能平正圓湛而後能古

歐字健勁其勢緊柳字健勁其勢鬆歐字橫處略輕顏字橫處全輕至柳字只求健勁筆筆用力雖橫處亦而與豎同重此世所謂顏筋柳骨也

歐字看去皆是瘦在紙上著越處復以離紙為妙也顏字家廟碑初看其歪歪的軟軟的不甚解之則始能解

書法自右軍後當推智永為第一觀其真草千文圓勁秀拔神韻渾然已得右軍十之八九所未有者止獲希焉其次莫如虞伯施伯施骨力遒緊圓渾溫潤而不露圭角頗有曾閔氣象至歐陽率更峻勁遒刻鋒骨凛然自闢門徑獨步唐時所不及智永伯施者無其風韻蘊藉耳顏柳緒余則又當在三人之後也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遒勁緊嚴而操筆多拖閣至峭碑多率臨此又精絜以柳公筆意然細玩此碑結構尚有未穩處不及皇甫諸碑

近見張從申宋拓李元靖碑字仿聖教序亦清瘦然不及福興寺碑之堅實

淳化閣右軍之字多闊大今筆意

蘇東坡黃山谷字真擬探拖消恣態若逸皆本於瘞鶴銘快雪堂中蘇長公書啟殷稿小字極佳然用筆亦有隨意處較之唐人晉人乃不如也

蘇長公作書凡字體大小長短皆隨其形然於大者闊拓縱橫小者緊練圓促決不肯徒大者促小者展有拘攣之病而貴去行間錯落疎密相生自有一段體態此蘇長公法也

東坡書世謂出於顏魯細觀其轉折挑撥處實本於歐與麦峰碑

書至宋世知蘇黃諸公非不各擅其勝然以唐法繩之則不無疏處

東坡小字皆於挑剔鉤勒處用力中間猶空昔人謂其本於徐浩者此也若大字則筆筆條倒沈入著實不徒一畫輕過故昔人又謂其有偃筆

吾得右軍吳興大周復數帖宋高宗臨右軍數帖米元章數帖共裝一本皆揚州萬氏舊物右軍書圓健生動勁儼然如脫手書一毫不走昔人謂為蘇超彭刻宋高宗書圓穎而過軟弱未為大雅乃米友仁刻後有米友仁跋元章書筆力遒健高宗不及觀蘇黃道祖刻右軍帖內新婦表損數數字如董文敏平生深學此也

又謂宋人字於法太疏試觀蘇長公羅池廟碑何常無法特不無小有出入

不能如唐人之工整耳

米海岳軟筆作書下筆極細鈎剔極粗放蕩散漫太無範終不為佳也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高跋後尚有趙吳興吳匏庵文壽承諸公跋此係舊本王元美謂斷非文忠公筆自是巨眼而書自不惡瘦硬如鐵絲曲屈後來學懷素者未能或之先也

蘇文忠公黃州寒食詩帖古厚非米海岳所能到

米元章書皇恩本於禮

停雲館所刻宋人書有多不宜入者如薛紹彭尚屬書家至李端叔諸人字皆纖弱不堪而亦刻之何其濫也

停雲館米南宮數帖乃米書之最佳者筆意原本十七帖而參以筆武

韋異趣帖而特精遒勁體格高古無復平生放縱輕佻習氣較勝戲鴻堂所刻者至他刻更遜遠矣我朝張司寇照書筆筆頓折沈刻遒勁得力於北碑今學米書者從事於斯庶不致墮落惡道耳

停雲館陸放翁書亦有別致

停雲館王定國書體度可愛蓋脫胎蘇文忠公者刻手亦精致

停雲館范文穆公書有古意

停雲館張樗寮書古峭勁

秋碧堂杜牧張好好詩帖墨具筆意不爲之佳以其爲唐人書故摹勒之耳

秋碧堂蘇文忠書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歸去來辭三帖二賦道厚始
定為文忠公之最佳者歸去來辭微弱不逮二賦遠甚

秋碧堂黃山谷書陰君詩古而有別趣

秋碧堂米元章帖乃一羊毫笨筆所書故不能指揮如意然結體道厚時
有一二筆流利縱逸自露作家本色也

秋碧堂蔡君謨詩稿帖有別致

董思白骨力較弱不敢臨唐人碑版凡見其所臨書如顏魯公柳少
師俱不甚佳若歐陽率更彼從不搭架矣其晚年臨唐碑則甚佳其好臨
懷素不為甚佳

明祝枝山董香光文衡山皆大家而首推香光論祝枝山骨力氣魄較香光

猶勝以其落筆太易微失過硬不如香光之柔和腴潤故遜香光衛山字齊

整未免太單然彼乃有養之人字取溫雅圓和亦另是一種道理

祝枝山書實有一段魄力是在乎傳故王鳳洲謂羲獻後一人

蘇東坡黃山谷趙吳興華亭字俱講姿態

文衡山好以水筆提空作字力學智永專尚圓和活然未免太單太比張得

天之所以不許文而專許董也

趙文敏字勝董文敏字弱文衡山字單

邢子愿字軟不佳

祝枝山字停雲館中所刻古詩十九首文衡山不能及其餘字學懷素之懷

素字瘦硬而有法度若枝山則太邪謬太縱奇又不及衡山矣

文衡山小楷初學歐力趨健勁而板滯之氣未能盡脫董思翁稱書偏側處本王大令十三行圓處本虞世南王鐸執筆得法書學米南宮畫致蒼健楷字大而行草多且未免近狂此其所以祇得為名家也鐸孟津人故河南人多學其字

張瑞圖執筆得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撐少含蓄靜穆之意其品不貴

張二水書圓處太作方勢有折無轉於古法為一變然亦有所本孫過庭草書千字文結體方扁一意道原與世傳書譜信筆所之知不作意者迥別二水殆襲其跡而失加險縱耳

王覺斯張二水字是必傳的其所以必傳者以其實有一段蒼老氣骨在耳

鄭簠谷口八分書學漢人間參草法為本

朝第一王覺斯當讓之然若霖自是不及也予常細觀其執筆法亦未盡得撥

康熙間雖名重一時於今不貴以其終非筆鋒造極也

何義門焯楷書當世雖有可取終不太佳必定如前明文衡山祝枝山輩方

是名家

何義門未得執筆法其字轉折不圓勁而結體尚古有書卷氣

横雲山人王鴻緒學董書得執筆法腴潤有丰姿然氣骨尖弱不能上追

古人

横雲山人為張得天書法所自出然不及得天遠甚得天健而横雲山人弱也

張得天學家無多家數少年學董老年學米遂成大家墨無真執行書無他上是

入門正執筆倘不然其字雖健却不粗野有金石氣極蒼秀

張得天臨米書皆臨其硬筆所作之書亦常臨其軟筆即得天臨亦用硬筆不用軟筆

張得天書皆勁健至所刻碑版多據其弱處亦刻手不精張得天書較董文敏健勁

汪世鋐字退谷蘇州人得執筆法書極瘦硬艱輯自張得天外無與抗衍者向曾見其跋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褚雲麾中麻姑壇記陰符經八部後交人閱石詩講齋木板黃庭後益學褚得其瘦挺以意談學道得其骨晚年思書小本篆隸時懸想李陽冰顏氏家廟碑額於壁間而精恨迫暮不能學噫於此可以見先生書學之始終矣

張得天字月分誤汪退谷字又後誤

蘇衛家湘帆書法跡頗是其書與王若霖相等

江寧程守華穉蘇先生父也得執筆法學山谷書空靈瘦健頗一時然字體通身欹斜亦未嘗成家也

程守華書力求破格遂不能入路而生硬處卻與古人相印不知執筆法者雖白首不能得其半筆也 張殿雲華同見

六安陸之瑛字凡折筆皆結成一圈試看歐書何常有此折法此所謂滋字也寫字到此并無真氣只是丟境且知鳳陽府程超蓀廬州府黃道日壽山到之海張世澤或學懷素或學王鐸看去似蒼瘦似縱逸然不得執筆法終是隔膜愈學愈不是耳

蒙城蘇雲谷廷瑛不得執筆法其字初看體貌甚蒼勁及細審則精

執筆強弦見自然（又語同時人書不可不濡筆他人見之傳出便是大謀疑自註）

王若霖澍書堅緻未得執筆法過嫩不圓勁

古人作字筆筆則如皇甫碑中良祿裴隨帛貞六字之類是也蓋長短廣狹皆有一定用意之處

胡東來得董華亭所書桂尊翻帝子四句條幅筆力蒼秀行筆相間奈結體不甚穩適而用筆亦間有過飄者蓋早年書也余舊有張得天臨華寫此書豪邁蒼勁擬擬莫董當真有劉擊等張之勢謂之無過華亭董公應亦首肯

張司寇玉紅樓刻中多弱筆中年書也司寇平日書於穩處精速作態其作書時手腕必不定怯若跛者所藏聖教序數十行則一氣直書直道

鑿而流美書法至此蔑以加矣

古大家名帖雖不學他亦要多收蓋都是古門徑古之道理不可不知

李北海書全憑氣力拓開肩架若蘭亭半截碑力足與之敵看去舒極靜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學必從北海款精入手拓開氣力極滿然後收

到蘭亭半截碑上

唐人勁健書和烈士拔劍雄視一世及觀時人作軟弱圓熟態直是火婦艷妝嬌媚有餘氣慨不足

自書論跋

樂毅論宋齋藏吾早歲常臨此帖至今吾家孫多半習類此也

吾向不學黃庭慮恐流於板滯不學趙字恐得其軟弱矣吾常臨蘇書

而不學米字以蘇書之動岩蒼勁皆有規矩可守不似米家之率意放蕩也

余向以學米書得力然殊不佳

余書入趙後入董深然入董而不盡出於董

吾向最不服文衡山字以其太單也近來作草書頗覺有得及觀衡山草書真蘊藉體度殊不可及矣然後歎古人之誠難能也書在山東所臨不空碑甚子家藏夫身寶道

劉若鄴出其有扇碑風味已臨楊凝式書自饒有奔泉拔石之意而無誤林貝鳥驚意人而上述矣

米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余即以米行法臨雲麾碑從流溯源自是得門而入

北海雲麾碑近欹以其體方也吾人多臨雲麾碑亦以其近欹而學之

吾近來臨雲麾叢麓山本頗太多嫌其近熟欲臨數書恐一時不能成就

吾見今欲極力臨化度寺而沈酌著實一路去

吾近欲作細膩工夫將黃庭經帖臨數十遍智永千字文中直書清穩者臨數十遍而苦於應酬太繁竟無暇工奈何奈何

吾臨右軍吳興帖純以子昂十札書

吾嘗臨蘭亭然終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臨數本既久方知蘭亭帖之墨非他書所能及

吾近常喜看蘭亭字

吾今看蘭亭黃庭字欲收緊一處渾其圭角因從前書碑版摹札處甚不愜意也

蘇靈芝王知敬字未嘗不佳今吾見今學仙尚覺有不是處處吾為任康侯臨半截碑參以米法間有飄逸殆得其最半書耳

吾為松太爺道原書金剛經一部筆不精心未能深入僅有氣韻非得意書也

余廿年前學趙松雪書不能似近學李北海雲麾碑筆精稍立得其式以為似趙蓋松雪初學二王晚年碑版實脫胎於李而余僅能似其貌而時不能似李亦豈真所似趙乎壬寅秋與張青萬書屏有餘幅并贅數語以志吾愧

向有人見余作蒼老書謂余曰子書蒼老矣奚未免太枯乾能加光潤更是通觀余應之曰子未見顏魯公中興頌及蘇東坡羅池廟二碑乎亦譏其太枯乾乎

吾所書碑版已刻者五十三種其在亳州者七種其餘在壽州泗州江寧揚州
宣城安慶桐城蘇州浙江徐州諸處

閬山先生臨紫陽題跋語　魯公紫陽題跋唯餘清齋刻本從戲鴻堂從此翻出而筆意全失真有宋黃中郎之識同年畢比玉藏於餘清齋主人處因從比玉乞得一本時時臨摹此書所以報也癸巳立秋後二日　閬山梁巘臨并識

亳州

湯陵碑　咸平寺碑　江公毅夫碑　貝葉經跋張煌撰　柳湖書院碑
劉公墓誌銘　李都閫德政碑閻士璞撰

壽州

循理書院碑　八蜡廟碑　先農壇碑　真武廟碑　白龍王
廟碑　劉黃二公祠碑　奎樓碑　安丰塘碑　城隍廟碑

孫氏樂輔碑　報恩寺碑　陰騭文石刻　李總鎮德政碑（今毀）

趙松雪七字跋　珞蒲君記　太上感應篇石刻　陰騭文石刻（以上三刻在）

（即係黃三公書者）

鳳陽府

城隍廟碑　鼓樓碑（署荊公名）　宜樓記碑（縣在署孫公名）　嚴公血石碑（嵋山腳下署孫公名）

泗州

移泗州治碑　瑰瑤泉碑　釋迦寺碑　義姑祠碑

江寧　婺源

表忠祠碑（朝天宮前）　八祠之嶄碑（雨花台文長祠）　方氏忠節孝碑　表碑

桐城　揚州　淮安

方積科舉盤費碑　康山碑　史閣部碑　張觀察唱和詩石刻

安慶

巡撫題名碑　喜雨亭碑　爽潔樓碑　大觀亭碑 閻撫台名

關帝廟碑 山西會館　五漢詩刻 閻撫台名　閻撫台祖星海墓誌　又父墓誌　又傳石刻

蘇州

蘇州府知府題名碑　重修北樓記 府署內　楊公誥封碑

歙縣

鮑君家傳石刻 范來宗撰　錢孺人傳石刻

當塗縣

卞孺人墓碑識後　重修縣學記　朱滋年撰

山西大同縣

欽定功臣雅列傳　重慶鎮總兵任勇烈公傳　夏之蓉撰

山東嶧縣

漢丞相樂安侯祠記　十里泉唱和詩

阜陽縣

復選丹徒縣訓導王公墓誌　胥周禮撰

吾所藏書碑以壽州報恩寺為最孫氏樂簃記次之

吾所藏孫氏樂簃記古原結寶冠諸碑之上壽州報恩寺碑舊實

從勤泗州碑鑄泉記沈著蒼健二碑皆學北海撫鹿山寺專攻其魄

亦與之於近宣城北樓記結實齊整最為適中乃高下所共賞者也

吾所書諸碑李總鎮德政碑勝刻最好然其字結實而少逸蓋筆畫拘

閒少從謹敕也謹從則逸矣

吾所書江公救荒記以新筆為之未得書勢又兼刻手近拙遂稍少弱不

及報恩寺移泗州治諸碑

此余書救荒記第一本也以石小不能容遂另書之然筆弱而新不能往北雖近

筆而道勁腴潤頗有虞世南公主志筆意張玉植齋裝為冊而請余識

之 時癸卯六月二日未刻

吾書救荒記凡四易本而皆不得意今工石者第三本也筆意頗瘦較彼

三本為差勝

吾所書泗州釋迦寺義姑祠二碑乃張蘇園之使賚至吾家中一時書者

吾所書任勇烈公傳卷係中有勁致較功臣體列傳為自然也

日來某知寄到宣城北樓記新刻搨本細閱刻手过趙光圃便嫌肥軟視余所書原本健勁處所失已多也

吾所書漢丞相樂安侯祠記筆意頗求閒有似田公德政碑者然書時筆不應手容裹行間遂無平生獨往獨來本色未刻

吾曾書賜賴鼇之大鮑君家傳碑間參一二筆柳法其瘦處卻似徐用錫蘇湘帆然為效筆所困未得應手非吾得意書也

前書漢丞相樂安侯祠記因於筆不佳今再書之氣脈較流貫而

筆之不應手如款也 此本上石

余所書臺光禄記力趨沈着不肯使之過飄也

余所書閻帝廟碑追摹大照禪師碑也

余所書大觀亭碑前數行略拘入後頗得蘇長公筆意

余所書李公德政碑頗似李北海高出向來所書諸碑之上白龍王廟碑較李公德政碑更結實

余向書光霽壇碑神采極旺筆意李職思堂蘇東坡船然不及李公德政碑之健

吾書大觀亭碑自江淮保障以後之字筆意皆佳眙泗州太守張蘇園作東坡瑞泉記屬余書之且欲寘衙之下署其地名更謂少古碑有

此式乃可余細閱唐宋碑如顏魯公多塔歐陽詢道因碑之蘇靈芝田公德政費真容張從申延陵季黃山谷中興頌詩荀望之永興寺安宜之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皆署有地名則此式自古有之矣余向為閩中丞書婁志銘余官銜下署亳州某倍此式也

學書論

學書之原在執筆得法法得雖臨近代名人書亦往古則日趨於鍾王矣之精進無益也

凡事有志竟成況學書一道今豈不如古哉按九成皇甫虞恭公等碑皆晚年書初歲未必即佳苟其年刻勵精進是書難成要在不自廢耳

學書貴真其有得非徒宗派之高遂足抹殺一切也

學書宜少年時將楷書寫定始是第一層了手

作書點畫鈎磔轉折挑剔須氣貫神足否則鬆散斷如蛇之鬭兩頭皆有力又如舞流星彎曲而轉而力則直直行宜方行草宜圓真參八分草參篆籀草書轉折宜圓不宜方後人法不如古若蘇米諸書遂多方體蓋其臨唐碑楷法熟草非其所長也諺云草不可雜行行不可雜真體格要純之謂也

作書下筆須先超古人切依傍

歐書勁健而筆則提空

執筆論

明季華亭董公其昌傳執筆法於其邑沈公荃沈公荃遂

國朝傳王公鴻緒鴻緒傳張公照照傳何公國宗國宗傳金陵梅君夙子學書三十年後始緣夙得其傳先是張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獄中何公叩至再三乃告以屬勿洩及出獄何公絡繹人梅君因得之及張公總裁某館梅君謄錄館中見公作書衣袖拂著几上張公曰觀吾袖拂几乎腕實懸而動也梅君歸告余余學後十餘年覺有得今以授青州從理書院生徒汝曹切思其易而積進以底於成乃毋不負此傳也

執筆之食中三指宜死腕宜活

古傳執筆法宜固正中直而已若手背積肉無復始著力此法實余晚得古人未嘗道及

用硬筆須將筆鋒揉入畫中用軟筆要提得空須手腕收放得住

用筆宜着實又要跳得起不可使筆死撲在紙上

執筆低則沈着執筆高則飄逸

吾所書義忠祠碑身分酷肖八祠之約碑清瘦韶媚乎八祠之約碑尤勝

而本麻不及義忠祠

吾少年學蘇米意氣軒桀多有欺人之概晚歲絲積漸歛收束自然往往近趙

而不知者以為降格

今有告余者曰子字為畫筆則更佳蓋謂吾字畫出肆下筆處有失也

而不知吾之妙處正在此余歷觀晉右軍唐歐陽虞宋蘇黃法帖及元

明趙董二公真跡未有不出肆者特除浩筆多新筆稍蕭肆耳而

亦何嘗不盡出肆乎使字字皆成禿頭形筆筆皆似刻成木強機滯

而神不存又何書之足言此等議論皆因不見古人之故

國朝書家張得天汪退谷而外無多議焉

吾向用软筆七八年及至京師猶用之其法以手提管尾作書極勁健然太空

鬆終屬不沈着不知用硬筆是以沈着蒼勁處皆力透紙背

吾課循理書院十餘年矣憶初至時以執筆之法授人無不譏以為古人執筆

不必盡如是且誣以為欺人及今得吾執筆法而家學長進者有數人而人始

息其譏而從之矣是吾之不欺人已較然如是然吾自掌教以來教生徒之

作時文者必先窮經而人竟不之理也則又何也

書史家筆鋒須瘦硬蓋筆鋒瘦硬善斂時極力揉挫沈着而不肥濁否

則肥濁矣觀東坡羅池廟山谷戲贈米元章帖皆瘦硬筆鋒所書

抉或挃或提肥瘦和意亦非柔筆書筆無此體態

宋碑不及唐碑唐人書體稜俱出而宋人不能界遠致書碑版皆楷

書要至李北海則以行為楷者也

學右軍草書少恭之今以其氣勝也

書法趣骨力剛健最忌野學北海之照禪師碑如登山

褚字筆筆藏鋒而筆筆出鋒致字易寫細長褚字忌寫橫褚字闊

開寫圓從易為力致字則轉筆直就下來較褚尤難蘭亭亦然

學書如家經先直傳淡少倚而後反約不傳約於何反晉人尚韻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唐太宗字全行以遠氣與學書者見

太宗字而後始敢放筆

孫過庭書譜初學草書者不可學恐寫殺了

結體不外分間布白因體遂勢避讓排疊展促向背諸法一家張開則
各字成形合則全體入彀

學書忌浮論而無實悟而不學知不真學而不悟得不深

孫過庭云始於平正中則險絕終歸平正須知終之平正與始之平正不同始
之平正拘於死法終之平正融會貫通而出者也此中節次躐等不得學

書得傳法無功夫亦不能家也

楷書有法可守者莫知數蓋數書結構毫厘不忽

臨數不慮飄恐不韻臨楷不慮重恐不實

將蘇米公羅池廟帖粘壁間觀玩實實增長筆力

臨多費時落着無意去臨不甚相遠脫手寫成筆筆相似竟難

顯上蘭亭黃庭初上來不可學其字提空筆尖留鋒骨含於內全是一

點筋整精初學恐流於輕薄軟弱

學歐書時以顏字為太肥學趙字時以致顏為太瘦太板學米字時以趙

字為近俗學董字時以米字為太縱及後學歐顏諸家以董字氣骨弱

近小當未解時看古人字皆有毛病到手今方知古人皆有不然及處臨法帖

周得空本全本字多多則揩模備得舊搨本與搨手精則肥瘦不失精

神充足而緊要總在執筆得法執筆不得法縱令臨古人墨跡皆無是

處也

學書一字一筆須從古帖中來否則無本平務脫化必循規矩初宗一家

精深有得雖採諸美變動而猶斯當不掩性情自闢門徑
工追摹而饒性靈則越出特性畫而厭追摹則法昧天資既高又得筆法
功或依輟學亦無成
學顏魯公不如真唐碑
臨字皇甫碑虞恭公碑皆七八十歲時書九成宮在前較皇甫難學九
成氣味靜而風韻含蓄皇甫虞恭公則全憑力量動人學右軍之
其用意知學行書學致精諸家字其用意如學楷書
學書切戒從議從人不覺而後書學進尤要真心追摹古人
用軟筆令管少側鋒則外出筆肚着紙然後指揮如意用硬筆
令管豎起則筆鋒遠其背字無粘滯之病昔人謂學楷書舍化度

九成無入手處然化度不及九成諸碑也蓋以其身分未到人看去易於學習因極穩之耳九成在化度之後較高於化度虞恭公在九成之後又高於九成至東陽蘭亭渾朴精勁依傍右軍更駕諸碑而上之矣

學草書必須學智永千字文蓋其字多偏傍俱備也

淳化閣十七帖寒參寥數帖其體不備必合之而後得其全

字須臨唐碑到極勁健時然後歸到晉人則神韻中自有骨氣否則一派圓軟寫成假字矣

學古人書須得其神骨魄力氣格命脈切莫貌似而不深求也

吾輩學書雖不能駕古人而上之亦必有一副思齊古人之意見

八分書不可不學觀蔡邕鍾繇梁鵠諸家勁健處最有益於楷法

近日之學八分書者須是筆筆成體樣專以顏家法着實在胷中有一段

蒼勁之氣嶔然可觀

後生小子學書愼勿早學米家以其結體太雜易學之恐墮入惡道

吾輩學書若不預規矩則潦草率意便無長進米家之不可早學者此耳

蓋書者生於其地則其地之人多學之如河南至今多學王覺斯湖州多學趙

秋室二弟專學董思白賢書中之鄉先生也

不學米家不變化然須到晚年時方可學

書趣沉着又恐似蘇靈芝筆肥軟

學董不及學趙有壁壘蓋趙謹於結構而董多率意也趙書實是董

書學

學隸書從乙瑛碑入手若從曹全碑入手而易飄若從張遷則適中

學篆雲麾碑要得風神

學寫卷本以樂毅論爲適中黃庭經太飄十三行太凝閒邪公稍體太嫩矣飛經亦嫌遒弱

蘭亭敘半截碑身分最高須從致秦帖寫又試臨摹得勁

定武蘭亭當日是退筆所書吾等臨之亦當用退筆蓋用新筆少遒勁也

今人不得執筆法輒曰吾學二王蘭亭學聖教而遂謂晚晉以後諸家皆不足數噫果足謂晚否耶

學書非得執筆法書即佳也特由己入門是精進亦可間架結體熟乃至矣

古人行書筆力間架俱備今則有間架而無筆力

楷書結構極難穩適而行草各家肥瘦亦非易事

作書起轉收縮須極力頓挫筆法始得更多臨唐帖以救其時積弊

書不可力弱然下筆時用力太過轉處筆不反覺板此謂過猶不及也

於雪堂蘇長公書似小字半姿岩逸然骨力較弱不能如唐人之蒼勁

後學書者僅學此等字亦易易耳

學書學臨晉人小楷方緊然晉人小楷多取風姿學去又恐流於弱

書對聯忌纖稿而不端

學柳字媒其多縱處學蘇武功字體多斂處

右軍樂毅論是雅俗共賞字然較黃庭難學

作書用筆過快則無頓挫過遲則不勁利

懸腕提筆寫小楷筆勢展拓不開看覺不穩細觀玉版十三行

其筆空墨百有不穩處職此故也

硯論

端山有三洞中洞東洞西洞是也山之一面有溪曰端溪水各通山腹中

取石者鑿洞直入所謂中洞是也間水發不敢前轉而東鑿曰東洞

後不得前又轉而西鑿曰西洞三洞惟西洞最深長二里許三石洞洞

中東色紫西洞白石有上山石中山石下山石之分顧其前人云宋人所得多上

岩無佳石只眼而蕉葉白出焉然中東洞頗發墨西洞而微發墨較遜
至今之新洞則發墨者愈少矣相傳工人某攜壺油燈火而進洞中路
不甚理由孫蛇屈身匍足掌而入有水以筒傳進出取石或抑或倚或左
或右或大或小勢若而難難至費力也又傳西洞空大唐工覆鑿當時留數
柱以擎之難所得無佳石以木柱易以石而並石柱以鑿去凡開坑動需千
人一日費需數十金查鑿不過兩月餘有求石者一者與工費數十金令工
人鑿之盡一分或成之或碎或粗或細皆難專定得石後倩工人與價造
作而硯始知嘖嘖觀此而端硯之貴重有自來矣
端硯於江中見乃名白蕉葉白最佳亦有不盡佳者蓋水坑者佳旱坑者滑
一層二層者粗三層者佳四層者滑吾向在都中得蕉葉白端硯一方極發

墨發歷試諸硯無過石者並前十數年衆中斷余愛其後竟拋以銅至今用

之余因以遺余齋曰斷硯生自署號曰斷硯主人張公蘇園嘗爲余製銘文一首

吾可謂不負此研矣 甚之斷研細膩而溫潤又甚發墨 近復所得者甚過小耳

近日所售之端硯皆畢坑石薄片池彫作芭蕉葉樣色紫在本處不

過數分錢一塊海船來則載販至而極不發墨也

余在揚州得豆瓣金星歙眉舊歙硯一方發墨而硬不當久後又得大硯

一方長尺餘闊六七寸非端非歙初疑爲澄泥以二千錢購之售硯者

告余曰此江西豬皮青也若澄泥豈以賤價售於君乎至今究未定爲

何石然此硯發墨而較細膩可查昔東坡謂二德難兼今竟兼之縱

使爲豬皮青豈弗貴耶

近日江西石山東淄川石硯發墨而粗研自端歙而外澄泥為最佳
端石之聲近細而不發墨歙石之聲發墨而嫌過粗澄泥軟而發墨最為適中而其聲日易至於凹硯雖發墨者易至於凹不發墨者反不得凹也

澄泥硯色黃者名鱔魚黃細者不如粗者發墨然不及玫瑰紫其色紫而雜者不甚佳人多誤認以為端石澄泥硯多粗澀不及端石然發墨者有過於端石者寫大字最宜未便徒棄此而不取故也澄泥硯以舊者為佳今江南海門州製此硯或謂是海中澄泥久而結者或謂只其邑城磚為之亦不甚如歙硯發墨勝端石故江甯程綿莊萸有詩云一生多被端溪誤老去方知歙硯佳然亦以不及端石者端石質細而軟發墨

亦甚油膩歙硯粗而硬發墨而精粗異歙硯似黑而實青服金星而黃豬棕豹者第一等石也近日新坑石色綠最不發墨

昔東坡云硯以滑而發墨為佳而二德難兼誠哉是言也

余用硯一生屢試諸歙諸石滑者乎不發墨發墨者乎不滑其發墨知者其終乎至於不發墨也其發墨甚者其質必嫌於粗者也無害其粗而取其發墨可乎

硯石斷無長足發墨之理何也石之所以發墨者石之鋒也其為鋒最微銳而磨之至久鋒淺矣故須以宋磚細石礪之而其鋒復出鋒復出則復發墨也

凡研穴上寬而下收底空而池窄雕琢而事古樣可稱皆宋作也

吾平生論研以發墨為主若石觀而不發墨雖細膩精工不數於用吾
無取焉

宋龍尾石硯丁丑冬得之吳門東坡所謂滑而發墨庶幾兼之遂
製銘銘曰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蓋人所難兼斯二德

吾鄉叢生亦藏宋玫瑰紫澄泥硯池小而下有捧手捧手底刻十
八觀硯眼小柱欲假端石也而不知此即貴何假端者此吾學士故又名
玉堂式

叢生亦嘗贈吾青花端硯背其邊少有缺損因刻銘數行不然搨摩
如玉吾不忍鑱刻以損其真也銘曰蕉葉心開青花星聚細藻淪漪微雲
河漢東渠既溫發墨斯備珍逾瓊瑤端溪之冠

宋高宗之內硯石版無池故高宗嘗云吾家所藏一段葉玉亦恐作手不
精以致損壞也

吾人各有所好吾之好研於好金玉也

端石有鸜鵒眼翡翠青色及猪肝色又其色鮮如海棠色者佳

印章論

明時刻圖書之家首推文三橋彭沈則何雪漁震

胡正言曰琵而甚言出於何雪漁其蒼老處尚未能及雪漁也

嗟圖書之道篆筆甚難而字學可知矣

況及民風畫書與鐘鼎文石鼓文嶧山碑文渾樸古穆其筆意取圖

和宮中之寶永典

何雪漁畫書如歐陽率更字實實蒼勁穩當胡正言篆書如諸葛貞趙模
字只僅僅遵就簡穩當耳
江西胥義瑋若彤為吾所刻圖書最多頗蒼老而雄揚有高風周者所刻
圖書毅若彤更蒼老之至習其物而惜未得見其人也
姜若彤鐫圖書宗漢印工整而蒼健類石濃鐵平生用鈍刀尚古
拙齋毅彤以為佳余後近收古名人印譜玩其刀法篆法而始知毅彤全
宗古人為近日良手也時毅彤年已七十餘矣余以為後恐不可得求鐫
名號印數十方至今用者皆是尚有多而未用者去歲往姑蘇由江
寧市上購得七八分珍艾之蓋毅室也夫鐫印與寫字無異鐫印用鈍刀
與寫字用軟筆一也未而用軟筆而又用硬筆得者大家亦未有用

鈍刀而不用利刀得篆工法者也鈍刀不過取古拙求渾落沈凡民常用之然亦不廢此一法未嘗專尚此也且求然工整而宜渾落亦於之留家未求工整而即於脫化無有然入穀者今人作畫輒籍寫求神似不顧似夫貌似且不祇又何神之然似乎此等語誤盡後人

學鐫印章不先從章法配篆勻稱穩妥處求之而即與動刀者亦如學字者楷書猶未穩而即學行草未有不走作者也

襍論

余購金石錄數十年不得乾隆己亥冬兆康陵沒於鄞得秦香壽處人借得攜歸半年餘欲錄之而未暇也一人蓄之亦橋王生春竈許生春叔寄余分秋數月而來此數十年未獲之書一旦有之致為樂事

乃書臨東坡羅池廟享神詩者一卷翻之此則賦亦穩者也

金石錄中碑不必刻下盡用然還不可識碑可以資其穩者也

金石存考校最好金石文字記收多碑目按年月以編次之可以知古人

之先後最為適意

石墨鐫華評論皆當然間有一二處錯悞如以李斐碑為趙子昂書之

類是也其詩不足傳

留湯補千峰經眼錄碑目數十種皆載其地方與碑所立之面目最為精

確

書品畫品二書最可看書法要錄最佳畫禪師隨筆董文敏公

著最佳綴耕錄元陶九成著其所論文人皆書識據而復記遺事

亦可浿錄碑

吾所收帖多得之揚州馬秋玉家秋玉嘗居齋富至有萬秋玉迺
多藏帖汴宋搨始有鑒賞圖章其次第用之其家屋宇極富有書
有二十四所人傳誦年月秋玉邀揚州善詩者至其家懸元明以來名
人所畫屏幅二十四幅令善詩者各題一幅之屏幅係畫耳而彼皆名
人之筆且皆如是觀此則其珍藏之富可知矣今其家中無長物皆
歸他人有余向在揚州見其子云
潘半山陵人嘗在揚州見賞鑒者凡帖經其跋題人皆以為重吾見其所跋
半載碑聖教雲麾諸帖極為書吾曾見何義一先生批四望亭本分為布
白者有一圖迎望蕭之府君大房山二帖於揚州馬秋玉家姚先生批照分為

有自悟亦後知是
六合覆竹儼好藏古帖所蓄極富嘗自謂覩帖紙背即知為何帖蓋
其搜閱熟所見多也六合有數人癖於收帖皆宗其傳六合朱謀堂
好蓄法帖今吾為書玉照堂三字臣頫臨大照禪師冊頁一部伊為觀
玉照堂三字和尚隸書臨大照碑有奔泉渴石之概出入於李北海長公而
不拘拘於北海此言是解人道解語也
墨帖講究姚姜塢蕭亦橋所吾言最久古帖雖不少二人盡有然吾
之所有二人皆見過搜采鈎邑之講此道者與二人為與墅細閱金剛經
閒塲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兩語以後註數眾解通篇以於於意
云何何以故非和此是為比三翻敘行到底無文理無文法並不見所

謂經義者而世人遂奉之以爲談此遂有無量功德吾不信也達矣
異端之説人大抵知斷矣
白晝清閒品茶試硯是人第一韻事是吾輩第一受用
吾思購得室三百中懸元宋名人書畫案所置古書古帖各數十種清
晝良宵下瀹茗焚爐香靜坐息神便有無量受用而此願竟未得
償日碌勞瘁冗碌豈清亦不易與人耶
壽邑隨氏宦藏州廣文其所藏之帖最多無甚佳跡昀余課徒衡
理書院閒於舊家賞鑒古帖見有隨氏印章者多可觀

批旨用藍色以鉛粉付入花青則色淺而不死但鉛粉不可過多恐易脫落